

六盘山

编者寄语

移民村里的幸福歌，不仅是旋律优美的乡村故事，也是乡村振兴题材电影的创新表达。影片借视听影像叙事建构美丽乡村形象，将镜头聚焦乡村振兴中的典型人物，用音乐歌唱乡村文化图景，凸显文艺作品对乡村振兴的多元价值建构。

每次，当作者打开那只小木箱，翻阅一本本曾伴随他成长的小人书，回忆那一段段美好难忘的童年时光时，真切地感到，姥爷就在身边。

父亲的雪犁，平实质朴，古韵悠然。记忆里，父亲驾驭着一对黄牛，手持一把雪犁，在黄土地上冲浪。那片黄土地，渐渐变成了一望无际的黄河，阳光下，泛起点点金色的波光。

火光中的洋娃娃，是一个令人深思的故事。有多少人用一生等一个真诚的道歉，却永远等不到。

生命就是一场旅程，与其等待一个结果，不如沉浸其中享受过程。

爬山的过程中，与山融为一体，用心感受这段风景，沉浸这个过程，这就是人生。

与其过于看重某个结果，不如好好安住当下。甚至是，很多时候，接受自己的平凡与普通。

鼓励自己，嘉许自己，无论外界如何布满荆棘，也要永远保持信念。

一个人，是他信念的化身。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刘禹锡如是说；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李白如是说；燕雀戏藩柴，安识鸿鹄游——曹植如是说；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曹雪芹如是说……

信念一定会指引你走到你所相信的地方。你的信念相信你是贫穷的，那你一定会达到丰盈的境界，哪怕当下特别糟糕，你也是好的。

因为有这样超强的信念，利他的信念，相信一定会很好的人和事来到你的面前，一定会成为你想成为的人。

直将云梦吞如芥，不信君山铲不平——曾国藩如是说。

且听风吟

见母(五律)

□ 陇山子

年久承欢少，音容常恍惚。
敲门忽暗暝，惊眼反踟蹰。
茶水洗尘土，羹汤暖腹肠。
茶羹难下咽，愧对终养乌。

杭州·西溪湿地

□ 买锐华

暮春时节江南行，
踏游西溪雨蒙蒙。
趣桥翠堤花锦簇，
琼树莺歌都惹惹。

田野

□ 赵振学

像一首朦胧诗
谁能一眼读懂
以绿编织的诗意

无名小花暗送幽香
野草争发嫩秧
树枝伸展懒腰
才出世的虫虫
吟唱古老的童谣

吹过田野的风窃窃私语
一只喜鹊匆匆飞过
丢下一粒膨胀的树子
它钻进土里
种下登高的希望

呵，初春的田野
是一首朦胧诗
最懂它的
是农人的目光



敬请原创 首发优先
投稿邮箱: nxrlps@126.com

小宝茶话

移民村里的幸福歌

——乡村振兴题材电影《六谷儿》的创新表达

□ 王嘉俐

由中国第五代导演刘苗苗担任总导演，李栋梁任剧本编剧，石舒清任文学策划，张喆任监制，由宁夏智慧宫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宁夏中宁枸杞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出品的影片《六谷儿》，取材于中宁县大战场镇红宝村合唱团，讲述了中宁县文化馆干部李震宇，在中宁县委、县政府“振兴乡村文化”时代使命的召唤下，前往大战场镇红宝村组建农民合唱团的故事，堪称宁夏版“放牛班的春天”。影片借视听影像叙事建构美丽乡村形象，将镜头聚焦典型人物，用音乐歌唱乡村文化图景，凸显文艺作品对乡村振兴这一时代主题的多元价值建构。

乡村+人物，塑造新时代农民新形象

国内外有很多讲合唱的电影，如《放牛班的春天》《和声》《独立少年合唱团》《热血合唱团》等等，但鲜有与乡村或乡村振兴有关的，《六谷儿》取材背景是乡村振兴，讲述的是农民合唱团的故事，题材非常新颖。与其他乡土、乡村振兴题材影片相比，《六谷儿》又有其独特的优势——真实。真实故事改编、人物本色出演、演员皆是群众，每一点拎出来都足以让这部片子与同类型影片区别开来。中宣部剧本中心综合部原主任张喆说：“《六谷儿》农民合唱团所展现的精神脱贫，这个选题非常好，在全国是唯一的。”独特的选材，原创的故事，大胆的选角，让整部影片凸显个性化。

乡村振兴题材影片在创作时，往往会陷入剧情套路化，人物扁平化，题材同质化的桎梏，《六谷儿》除题材新颖外，突出对典型人物的塑造和

多元呈现。李震宇，作为农民合唱团的团长，像个大家长一样，把这些从宁夏南部山区移民过来的乡亲们聚集了起来，进行声乐指导、帮助化解矛盾、克服重重困难，让合唱团从草台班子一步步走向正规。让人惊喜的是主人公李震宇的演技，首次“触电”的李振宏，演起自己来，非常自然，可以说毫无表演痕迹，始终面带微笑的表情，朴素中又透着诙谐幽默的语言，在普通话、西海固方言、中卫方言几种语境中自由切换，十分接地气。由他串联起来的合唱团的成员，有不识字的、有抱着孩子的、有家里人不同意的……八十多位素人演员，一个个鲜活的故事，一幕幕动人的场景，质朴真诚的表演中，勾勒出新时代农民的人物群像，展现出乡村振兴背景下，新农人的精神面貌。

影片更是聚焦农村妇女生活，合唱团里多数成员是女性，她们的悲欢离合、家长里短，对命运的不妥协、对生活的憧憬与希望，皆由一个合唱团引出来，并凝聚成一股向上的力量，把她们从原有的生活中解脱，让已实现物质脱贫，但精神匮乏的农村妇女们，找到自身生命价值。

乡村+音乐，传播乡村文化美

“我们这个合唱团没有门槛，只要你们会说话，我就能教你们唱歌”，李震宇以这样的方式招到了第一批学员。从“驴叫”的发音方式，到喊“回家吃饭喽”的高音技巧，李震宇用贴近生活的教学方法，让声乐“零基础”的农民，学会了唱复杂的多声部。经过不停地打磨排练，合唱团不但搞出了名堂，还走上舞台，走进了大银幕。

音乐有着能治愈人的力量，乡土题材电影更是以乡音乡曲触动观众的情怀。影片中合唱团所演唱的歌曲是宁夏音乐家协会的老教师们专门创作的，将村民们生活劳动的场景化作曲谱，又让村民们自己唱出来。“挣断了老井绳，咱牵着牛羊下山岗；告别了西海固的苦水泉呀，奔向黄河金岸大战场……”这首《逐梦大战场》生动描写了老百姓从干沙滩到金沙滩的生活变迁，抒发了移民百姓对党和政府的感恩之情，唱出了新家园上的新希望。“姐妹们走了——朝哪柯哩哈？啷它它——”一粒枸杞一个思念，攥工的阿哥回家转；带货直播他开网店啦，给咱的枸杞子点个赞……”《红彤彤的日子》在创作时融入方言、说唱等元素，令合唱形式耳目一新，乡音难改，乡情难忘，但老百姓的日子却在这片土地上越过了越红火。取材于生活的音乐作品，已不再是单纯的情感表达，对移民村的村民来说，这些歌曲更是对乡土记忆变迁的记录，对文化自信和文化认同的构建。

合唱团日常排练演出的歌曲，除原创的方言歌曲，有西北的花儿和秦腔，还有美声唱法等，许多歌曲都是根据村民的真实经历改编，是真正意义上的歌唱生活。以音乐吟唱乡村生活，播撒精神文明的种子，这些像李震宇一样活跃在文艺战线上的艺术家们，用实际行动填补了农村地区文化艺术的空白。

虚构+纪实，影像的真实表达

家家有枸杞，日子红彤彤，影片中优美的宁

夏乡村风景，中卫的特色枸杞产业，在风光与音乐的结合中，全方位、立体化地呈现了宁夏的乡貌民情，历史的车轮、生活的变迁也在黑白与彩色的影调中推进。

刘苗苗在电影首映式上说：“宁夏人最好的名片是真诚和善良”，刘导不光这么认为，也这么做了，将宁夏人的真诚、质朴用镜头向我们展现出来。影片采用“虚构+纪实”的拍摄手法，除表演的部分，穿插了大量空镜和人物采访，初看会觉得有些跳戏，演着演着采访起来，后来想想，让一群没有表演基础的演员撑起整部戏，难度系数过大，而很多影片背后的故事让老百姓自己讲出来，更真实、感人，当然如能将这些真实的素材单独剪辑，把握好虚构与纪实的平衡，影片的故事性可能更完整。但不得不说，《六谷儿》为乡村振兴题材电影的创新表达拓展了更多的可能性。

就像影片里李震宇说的“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六谷儿》关注的是农民的精神生活，从“吃上五谷儿想六谷儿”到“五谷儿吃饱，六谷儿吃好”，大战场镇红宝村农民合唱团的故事，正是从满足老百姓的物质生活到丰富精神文化生活的生动实践，“小故事”展现“大时代”，“小切口”呈现“大主题”，《六谷儿》让观众重新认识了中国农村，认识了乡村振兴时代背景下宁夏的风土人情和宁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不懈追求。

作者简介:王嘉俐,宁夏文艺评论家协会副秘书长,《朔方评论》编辑部主任。

后花园

咏辞赋之美

□ 赵春光

千年流行，百代文章。山河总揽，社稷同襄。汲乾坤之灵气，配日月之祥光。合世情之所赞，总百家之所长。能遵礼而言文，诗词继世；再登高而吟诵，辞赋流芳。雄姿英发，非三国之赤壁；精工妙笔，写二世之阿房。

于是大浪淘沙，千金入匱。育辞赋之英才，寻文章之胜景。铭宝鼎之通神，纵文林之驰骋。若无大德，不同白雪之情；非有高才，难胜阳春之境。

慨我巍巍贺兰，西北雄关。滚滚黄河，东海不还。韵起长空万里，霞落西境群峦。大矣

哉！文萃颖出，才子星攒。今学会集赋者，同铸文坛。立西北一地，俯瞰云天。诗曰：

辞流百世章，历代逸名扬。
碧野载诗秀，青山著赋芳。
云飞龙漠处，日落雁鸿旁。
雅士出其里，文坛烁丽光。

记忆坊

火光中的洋娃娃

□ 刘征

夜晚来临，妈妈搂着我旺旺准备睡觉了。旺旺奶声奶气地说，妈妈，讲个故事，唱首摇篮曲，再睡觉，好吗？妈妈问，讲什么呢？旺旺说，就讲一个你小时候的故事呗。妈妈想了想，那我给你讲一个《火光中的洋娃娃》吧，故事在妈妈温柔的嗓音中徐徐展开。

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6岁的小女孩，在她成长的年代，物质非常匮乏。很少有家长愿意花钱给孩子买玩具买零食，家长们是在极度贫困的家庭里出生的，已经习惯了省吃俭用的生活。这个小女孩，很想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洋娃娃，最好是一个有着像“花仙子”一般卷头发的洋娃娃。

有一天，小女孩真的得到了一个洋娃娃，虽然跟花仙子的头发不一样，但也很好看。它是小女孩儿的姑姑从上海带回来的，有着金色的头发、穿着大红色的西装、小皮鞋，它的胳膊、腿都能动，最关键的是，它非常大，抱在怀里就像小女孩的妹妹一样！小女孩好喜欢那个洋娃娃，每天抱着不肯撒手，吃饭的时候抱着，睡觉的时候抱着，跟你说话、唱歌……小伙伴们也都都很羡慕，总是来找她一起玩洋娃娃。

一个静谧的中午，邻居家的小朋友来找小女孩玩，她高兴地答应了，她一只手抱着洋娃娃，一只手拉上了家里的门，门锁“咔嚓”一声锁上了。她并不知道，她的妈妈那天没有带钥匙，门被锁上的那一刻，妈妈正在院子里跟邻居聊天，当妈妈发现门被锁上后，忽然变了脸色……那时已经是正午时分，无法回家做饭，下午还要上班、上学，怎么办？妈妈暴躁如雷，厉声斥责小女孩，让她站在院子里不许动，各种不堪入耳的话劈头盖脸袭来。邻居们旁观着被骂的小女孩，屈辱、胆怯压迫着小女孩。妈妈找来木匠开锁，一个中午过去了，门锁终于被打开。小女孩在正午的太阳下饿着肚子被罚站了一个多小时，陪着她的只有那个穿着红西装的洋娃娃，它被她紧紧抱在怀里，只有它的存在才能给她一丝安全感。

此时，她的妈妈怒目圆睁，三步并两步冲过来，一把抢走满脸眼泪的小女孩儿怀里的洋娃娃，把它扔进厨房的火炉中烧掉了。

几天后，妈妈的心情好些了，斥“巨资”买来一个像花仙子般的洋娃娃，女儿却说：我只

要原来的洋娃娃！

三十年后，小女孩儿做了母亲，孩子名叫旺旺。她视孩子为珍宝，最重要的是，她尊重孩子，呵护他的心灵，不让他自己的自尊受伤。因为她时时想起那个泪流满面的童年的自己。

有一天，旺旺把自己的玩具蜘蛛侠扔在了地毯上，外婆厌烦他乱扔玩具的习惯，忽然间脾气爆炸，一脚上去狠狠踩断了旺旺的玩具蜘蛛侠。旺旺伤心地放声大哭，凄厉的哭声让外婆产生了悔意，她说，别哭，我马上买个新的赔给你！旺旺泪流满面地说，不要，我只要原来的蜘蛛侠。

妈妈抱紧旺旺，她的声音缓慢而温柔，没有激愤、没有控诉，她无意间想起那个火光中的洋娃娃，于是讲给旺旺听。怀中的旺旺，此刻已泪流满面泣不成声，小小的肩膀不断抖动，摸着妈妈的脸说，妈妈，我只要我原来的蜘蛛侠，外婆的道歉没有用！妈妈，我好心疼你！母子俩紧紧相拥……

有多少人用一生等一个真诚的道歉，却永远等不到。

想念姥爷

□ 李守亭

每次搬新家，都要处理掉一些旧东西，但有一个小木箱，始终被我珍藏。其实里面没有什么贵重物品，只是百十本小人书，虽已泛黄，甚至破损，但它是我童年的记忆，是时代的馈赠，一看到它们，我便想念姥爷，一幕一幕如在眼前。

我从小就爱看小人书。给我买小人书最多的，是我的姥爷。我家与姥爷家是邻乡镇，相距仅五公里。我是姥爷家的常客，还没上学时，我在那里一住就是三五日甚至十天半月。姥爷老实巴交、和蔼可亲，读过私塾，算得上村里的“文化人”。他有四个闺女，我的母亲最小，我也是最小的外孙，姥爷一直对我疼爱有加，经常给我买小人书，因此我与姥爷格外亲近。

每次到姥爷家，他总是领着我到供销社门市部买一两本小人书，我会高兴好一阵子。还未识字时，姥爷和我一块儿看小人书，念给我听，我听不懂的，他就耐心地给我讲解。就是在那段时光，通过一本本小人书，我知道了中国的四大发明、四大名著，感受了精彩的成语故事，认识了李时珍、郭守敬、辛弃疾……

别小看小人书，它可是书小作用大，对我

以后的学习和成长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及至上了学，识了字，我对小人书更感兴趣了。这时，自己能看小人书了，既看图画，又读文字，通过文字理解图画中的含义，收获更大。

仅靠自己买小人书已不能满足我的好奇心，我就借小伙伴的看，或与他们交换着看，乐此不疲。我那时看小人书，近乎痴迷，课余时间看，有时上课偷看着，被老师批评、罚站甚至没收；坐着看，躺着看，走路时也看；白天看，晚上在煤油灯下看……天长日久，我的视力直线下降，小学五年级就戴上近视镜，细究起来，小人书恐怕“难辞其咎”吧？

上小学时，听父亲说，在县城汽车站候车时，他喜欢到候车室内的书摊上租小人书看，一本三分钱。于是我想，自己已有百十本小人书，何不摆摆试试？第一次出摊，是在一个暑假，姥爷领着我来到供销社门市部门前，地上铺一张塑料纸，把带来的小人书一本一本整齐地摆在上面，等人光顾。这里出出进进的人不少，时有前来驻足询问者。当租出第一本小人书，拿到三分钱时，我心里别提多激动啦！有人要买我的小人书，我舍不得卖，姥爷说，你都

看过了，人家想买，卖了也好，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姥爷陪我摆书摊，那是我小时候最快乐的一段时光。虽没挣多少钱，但毕竟是自己的“第一桶金”。用这些钱，姥爷又给我买了更多的小人书，继续给我知识的滋养……

上初中后，课业紧张，小人书看得少了，也买得少了，上百本小人书被我锁在一个小木箱中，我想把它们永久珍藏。四十年过去了，它们的主人读了更多的书，当了人民教师，又当了编辑记者，还成了业余作家，出版了自己的书。我觉得，姥爷和那些小人书功不可没。现在，小人书成为我留给孩子们的“传家宝”。我跟他们说，小人书里有大道理，虽然陈旧却有新价值，要好好研读，代代相传。

每年清明，当我习惯性地打开那只小木箱，翻阅那一本本曾伴我成长的小人书，回忆那一段段美好难忘的童年时光时，分明真切地感到，姥爷就在身边。

作者简介:李守亭,寿光日报高级编辑,副总编辑,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中国编辑学会、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于《人民日报》等报刊,出版纪实文学《我和我的寿光》。



轻舟

何海霞

散文诗

父亲的雪犁

□ 王慧琴

一声铿锵的雷声，惊醒沉睡的土地。记忆里，父亲驾驭着一对黄牛，手持一把雪犁，在黄土地上冲浪。

那片黄土地，渐渐变成了一望无际的黄河。阳光下，泛起点点金色的波光。

老牛是负重的纤夫，父亲的黄河号子，一声声高亢、响亮。

挥汗如雨的父亲，把汗水和希望一同播撒。阳光一倾而下，父亲的背影和牛的身影，是晨曦中最美的一幅油画。也是父亲在春天里写下最动人的一首散文诗。

他持银色犁尖为笔，用辽阔的黄土地作笺，蘸着勤劳和虔诚，在黄土厚土上，一辈子殚心竭力地书写。

“民以食为天”，犁铧日复一日被黄土地擦拭得雪亮。供养了祖祖辈辈一代又一代，传承中华几千年刀耕火种的文化。

黄土地——祖先曾像图腾一样地崇拜它。而今，那个抽着旱烟卷，掰着手指头算着节气，古铜色的脸膛，如同油画中《父亲》的人去了哪里？

那梨花深处定是父亲的天堂。曾经像大山一样伟岸的父亲渐渐坍塌，和他老掉牙的雪犁，完成同样的使命，安息于他一辈子挚爱的黄土地上。

父亲与雪犁一生的默契，化平凡为不朽的神奇，成为一篇无与伦比的散文诗。